

要积极开展非日常生活教育，于“自在”与“自为”的有机统一中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需要。

五、结语

“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集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态问题。”^[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将宗教与民族关系模糊化，宣扬“族教合一”“以族定教”显然有悖于这一现代化进程。本来，民族与宗教有着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民族主义诉诸的个人权利和理性精神直接源于对宗教的批判和超越，但如果过激的宗教认同抑制了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正常的个人权利诉求和理性精神，民族主义就会演变为一种与宗教信仰相重合的迷信和狂热，甚至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因此，适当唤醒和培育个人权利意识并将这种权利诉求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有机结合，积极推进“族教分离”，这对于抵制狭隘的民族、宗教认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人们总是要对事实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判断，对于认识处理兼有民族风俗与宗教性质的现象时更应如此。纵然，民族与宗教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看待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任务要求中去动态把握，将民族、宗教问题看作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虽然，在民族国家仍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和宗教信仰长期存在的当代社会，“族教分离”会因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而任重道远，但其作为一种价值态度更加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报刊文章】

从世界历史看后 IS 时代的中东

《环球时报》2017 年 12 月 6 日第 14 版

咎 涛¹

随着 IS 作为一个有疆土诉求的极端主义实体在形式上走向覆亡，关于“后 IS 时代”的讨论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话题从未停止过。关注点首先是安全，比如数万参加了恐怖组织的人员可能回流相关国家；另外还有过去数年动荡给当地带来的破坏，以及即将开展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重建等等。

作为一个世界近现代史方向的历史学者，笔者更想从世界历史尤其是百年中东史的视角，回溯和讨论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世界史”，既是过程，也是方法和视角。“后 IS 时代”的中东，在实践上，是重回世界历史进程，在认识上也需要回到世界史的视野。

需以世界史视角看后 IS 时代

IS 不只是个极端组织，它在意识形态上提出的挑战，以及为何能吸引世界不同地区包括很多非穆斯林在内的人加入其中，这些值得研究。它的领土诉求和社会治理理念也应引起注意。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带来的危机，为 IS 的崛起提供了土壤。但 IS 现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极端主义威胁的减缓，因为极端主义产生影响的原因很多：意识形态灌输、国家失败、

^[19]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¹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副主任。2



专制主义、西方化、经济与社会不公等等。极端主义存在的一个最大理由，就是它那饱满状态的宗教理想和总难让人满意的复杂现实之间的距离。

IS 在短期内引发严峻挑战、带来巨大冲击，在当今这个传播日益发达的时代自会引发密集关注，但连续报道同类突发事件也使人们视线被转移，从而遮蔽了一些更重要、更根本性的历史问题。探索“后 IS 时代”，还须回到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认识后 IS 时代的中东，须把关注重点从突发性恐怖主义活动，转移到中东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的转型与发展问题上来。近代以降，西方崛起带来的挑战具有普遍性与全球性，穆斯林社会也出现多种主动探索自身历史命运的思潮与实践，它们留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被认真反思。对于中东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变迁，须在尊重其主体性的前提下阐释和理解。换句话说，这些变化首先要在“价值无涉”的意义上被承认为一种史实，然后才能在世界史的过程与视野中被理解。

伊斯兰国家发展的两种“主义”

百年来，中东地区动荡不断。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影响下，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并延续至今。这不只是阿拉伯人的分裂，也是部落和教派意义上的碎片化。因而，阿拉伯诸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基础薄弱。主张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主义”，也在上个世纪就失败了。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局面，与其所处之重要能源-地缘位置亦不无关系，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为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丰富资源所带来巨大财富效应，这又使当地经常处在世界冲突的前沿，难以摆脱外来势力的操控与影响，从英、法到美、苏莫不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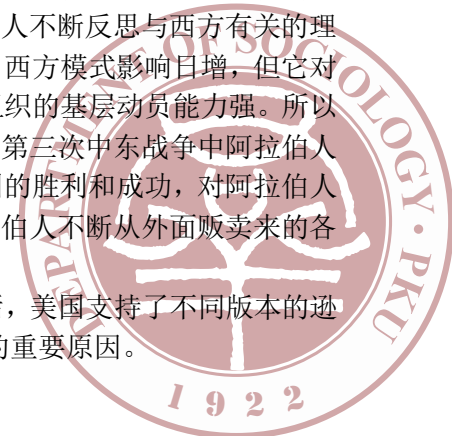
面对西方崛起的挑战，穆斯林精英们也曾围绕如何实现自身国家的复兴与富强提出很多方案，其中主要是两种思潮：一是西方化的世俗主义；二是伊斯兰主义。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变革就是不彻底的西方化，后来的凯末尔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也都是走西化的世俗主义道路，坚持国家控制宗教。

伊斯兰主义大致可分两种：一是现代主义的，如 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青年奥斯曼人”、19-20 世纪之交的阿富汗尼与阿卜杜杜师徒等；二是传统主义的，如瓦哈比主义、苏丹马赫迪起义。到 20 世纪，穆斯林兄弟会、霍梅尼的伊朗也是现代主义的，沙特则是典型的传统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仰慕现代的物质进步，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力主接轨、吸收、改造和创新，但在文化上坚持伊斯兰价值。瓦哈比主义则将落后的根源归于偏离了伊斯兰的正道，认为宗教被外来势力破坏，主张搞伊斯兰净化运动，摆脱“异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一种极端主义的，如基地组织、IS 等，但这些极端型伊斯兰主义不被大部分穆斯林所接纳，在伊斯兰主义的光谱中处于边缘，只是因其极端行动而更受关注。

为何“伊斯兰主义”在中东日盛

较之伊斯兰主义，各种世俗主义因其外来行而缺乏群众基础。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数次与以色列之间战争的失败，促使穆斯林尤其阿拉伯人不断反思与西方有关的理念和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在中东以及苏联等其他地区的实践失败后，西方模式影响日增，但它对阿拉伯下层民众普惠不足。而伊斯兰教一向注重平等，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基层动员能力强。所以它们很快成为对西方影响和本国政治不满的代言人。尤其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人失败后，对原有发展理念的坚持更是难以为继。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的胜利和成功，对阿拉伯人显然是极大的刺激：犹太人既坚持自身宗教和传统又很强大；而阿拉伯人不断从外面贩卖来的各种济世方案都被证明无效。

以上这些因素，再加上冷战以来、尤其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支持了不同版本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对抗苏联，这也是世俗主义日衰、伊斯兰主义日盛的重要原因。



放在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看，伊朗是被西方过度“污名化”了的国家。它在体制上的摸索和创新还未被充分严肃地对待和讨论。伊朗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创新，伊朗的体制设计吸纳了伊斯兰与世俗的多重因素，使激进世俗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无法对它构成实质的挑战。但伊朗的体制及其创新具有什叶派属性，不但很难在逊尼派世界杯复制，甚至还对逊尼派构成挑战。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影响，中东传统上的世俗主义正在被重新定义。穆兄会上台时，埃尔多安访问埃及期间就曾强调了世俗主义，但侧重点已与历史上的凯末尔主义颇为不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强调将国家和政治从宗教剥离出来，最大程度地将宗教的影响在各个领域予以弱化和边缘化。埃尔多安强调的世俗主义，说的是国家要平等对待不同信仰，其深意是强调穆斯林的信仰在威权主义的世俗模式下未获平等对待，戴头巾的权利等宗教自由未被充分尊重。这是埃尔多安在埃及穆兄会通过选举上台后讨论世俗主义的历史语境。

穆斯林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对自身的现代变革有很多认真的探索。世俗主义的很多模式已经失败或正在遭遇挑战，伊斯兰主义日益上升和普遍化。这说明：一方面，穆斯林社会仍在积极探索其现代道路，另一方面，他们的探索日益具有伊斯兰特色。

伊斯兰主义现在的上升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在今天的穆斯林社会，那些没有任何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治力量可能越来越难立足。对“后 IS 时代”，世人应有一个大致的历史判断，那就是伊斯兰主义会进一步上升，极端主义会继续存在并寻找新的土壤，比如西奈或利比亚等。而笔者所说的“重回世界历史”，意思就是中东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在后 IS 时代，经济重建、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等这些一度因为失焦而被忽略或耽搁的问题，将再次回归世界历史议程，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伊斯兰主义”将在相关国家探索发展过程中成为主流。

【书讯】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繁体字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17 年 10 月（简体字版）

黄兴涛

- 绪论 中华民族：近代国人民族自觉的新概念与新符号
- 第一章 清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
- 第二章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
- 第三章 “中华民族”符号认同的强化与深化
- 第四章 全面抗战前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大普及
- 结语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特征的再认识
- 附录 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
- 后记

